

吹笛的隱士

陳雨石

去史公祠的那日，我本不意久留，因來此僅為憑弔，之後還想去大明寺品茗。我不曾料想，這青翠滿園卻荒無人煙的祠堂，竟讓我駐足了整整一個下午，直到閉館時分。留住我的，是一陣突如其來的笛聲。

那時我正站在史公墓前，那笛聲傳來的時候，有風吹過梅花嶺上雜草。風聲模糊了笛音，我初以為是園子裏的音響播出的曲子，聽得並不真切，卻覺那時斷時續的笛聲給史公祠平添了一絲蕭瑟。我繼續沿著梅花嶺下的小路朝裏走著，內園居然十分開闊，有一口生滿浮萍的池子，池邊一片涼亭倒頗有蘇式園林的韻味。四周安靜得緊了，真似王維詩中的境地：「雨中山果落，燈下草蟲鳴。」我忽然感到一陣涼意，方才那已斷了的笛聲又飄了過來。那聲音不再飄渺，卻更加嗚咽，那吹奏者似乎想把滿園的翠色吹成蒼黃。如此淒切，如此荒涼，如此幽怨。

我終於感到這不是音響播出來的聲音，它不帶任何的雜質，卻擁有如此飽滿的情感，並且與整個園子融為一體。必定是有人在史公祠的某個角落，靜靜地坐著，吹奏著，或許眼角還含著淚光。我很想見一見這位吹笛子的人。

我循聲找去，沿著池邊的回廊朝前走。不遠的前方有一個小小的涼亭，亭中有一方石桌，桌旁的石凳上坐著一位男子，笛聲正來自於他手中的短笛。我不意驚擾他，於是找了個乾淨的臺階坐下來，靜靜聽他吹奏。他的背影頗清瘦，身材不高，穿著一件格子襯衫，足上是一雙布鞋。若在人群中，他一定很不起眼。

一曲終了，他放下笛子，翻開桌面上的一本書，竟哼起了昆曲的調子。乍聽

之下，還是女聲。唱的什麼段子我自然聽不明白，但那如潺潺冰泉一般的聲音顯出了他不凡的功力。上主真待我不薄。在這靜謐的下午，遇見一位素不相識的藝人，欣賞只屬於吳中故地的曲子。能不憶江南？

他唱罷一曲，拿起笛子輕輕地擦拭著，我趕忙走上前去。拱手問道：「先生方才唱的可是昆曲？」他頗有些驚訝，不想在這園子裏面竟還有駐足聆聽他唱曲的遊人。他面容尚算清秀，看上去最多三十歲，眼神中卻有一種出世的淡然。他答：「這是昆曲啊，你也喜歡昆曲麼？」我表示自己僅略知皮毛，甚至連一出完整的曲子都未能聽過。他有些自豪的樣子，於是放下手中笛子和我聊起昆曲來。

他是湖北人，來揚州專為學習昆曲。起先他不會說吳語，昆曲的唱詞無法聽懂，現在已經學了三年，不僅聽詞無差，咬字亦近當地口音了。他在曲藝上的確有天賦，加之聲線很好，除了老生老旦唱不了，其餘角色都能勝任。他剛看的書正是一本曲譜，唱的是《牡丹亭·驚夢》中的一段，他反串杜麗娘。他吹奏的笛曲也是《牡丹亭》的一首配樂，杜麗娘遊園驚夢，傷春思情，和著史公祠的景致，確有荒疏蕭索之感。

票友當到這個份兒上，足以令他自豪了。

我問他為何來史公祠練曲，他笑了笑，說：「我在這裏學習古琴，這園子很清淨，正好適合唱曲。」我大感驚訝，因為據我所知，現在彈古琴的人不多是因為教古琴的大師太少。這些大師一般只收幾名弟子，不會像古箏那樣批量培訓。莫非這史公祠裏住有高人？他為我解惑道：「這裏有一所教古琴的學校，是廣陵派的『道場』。」廣陵派是中國古琴藝術的重要流派之一，發源於揚州，興盛於江南地區。揚州的古琴普及程度遠高於中國的其他地方，在揚州城內便有上百家做琴的作坊。

他為我細說揚州古琴業的現狀與發展，語氣中帶有對這門傳統藝術的深深喜愛之情。他說：「古琴（的品質）只會越彈越好，古箏只能越彈越差啦！」他學古琴也有一年多了，可惜那日未帶琴出來，無緣聽他彈奏一曲〈鷗鷺忘機〉。

令我好奇的是，他來揚州既學昆曲又學古琴，想來學費不菲，而他又幾乎能每日來史公祠練曲，他以什麼工作維生呢？我這樣問他，他哈哈一笑，說：「我的生活很悠閒啊，一周只用工作兩三天，其餘時間都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！」我問：「揚州房價也高，你又吃又住又要學藝，一周只用工作兩三天？」看我不信，他接著解釋道：「我在附近一家學校教美術，給孩子們補補課。我大學學的是國畫專業，書法自己也練了有十年了吧！」聽他的昆曲我已相當佩服，誰料他竟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此真文人也！他又開始談他的生活之道：「我正跟著一個做琴的師傅學手藝，現在幫他上琴弦。給一把琴上弦我拿三十元工資，我一周可以上一百把琴弦，你說我悠閒不悠閒？」我連連表示佩服。輕鬆賺錢、輕鬆生活、做自己想做的事——這樣的生活僅僅存在於我們的理想之中，今天居然見到了一位成功的實踐者。

他說他一生以追求中國古典藝術的至高境界為理想，現在只能算入得其門。他從國畫中脫身出來潛心練習書法也是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國畫之道，畫十年也許會小有所成，而練十年書法卻可能依舊無法登堂入室。真正的國畫大師，如大器晚成的黃賓虹，皆以書入畫，待書法功力已臻化境之時再繼續繪畫，其時筆力心境已與最初習畫時判若雲泥，故所畫之作品可以登峰造極。後人認為黃賓虹的境界高於齊白石，也有一定的道理。

我問他打算在揚州呆幾年，他說明年應該就會離開，因為杭州佛學院開了一門藝術科，他打算去那裏潛心練習書法和曲藝。他笑著說：「這樣的機會很難得

吧，杭州佛學院不僅免學費，還發生活補貼。他們對學生只有兩項要求：單身和吃素。我正好都滿足。」我說：「你簡直是現代的隱士了，而且大隱隱於市，你的生活不知要羨煞多少旁人！」他意味深長地答道：「只是沒有多少人敢像我一樣吧。」

我順著他為我指的路找到了藏於史公祠深處的廣陵派琴館，館內正有幾名衣著淡雅的女子在專心撫琴，館外幽篁叢叢，綠樹成蔭，一掃史公墓前荒涼的氛圍。這裏真是一處妙境。參觀完琴館，我轉回涼亭繼續和他談天。我們一直閒聊著關於藝術和歷史的話題，不知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。我早失了去大明寺品茗的雅興，與一高人交談，豈不更加快意？

轉瞬到了閉園的時間，他將笛子和曲譜裝進一個布包中，起身和我一同走出了史公祠。

末了，我與他揮手告別，他騎著單車迅速消失在這傍晚的揚州城中。友人已來電催我吃飯，聽說我沒有去大明寺，他大呼遺憾。臨走的時候，我才想起自己竟然忘了詢問那隱者的姓名。也許，這才是緣分吧。